

全聚德的剩油和“油条哥”的良心



今日论语

近日,有两则关于剩油处理的新闻,颇耐人寻味:

一则新闻:小贩王某在7年间,从中国全聚德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、北京全聚德三元桥店、奥运村店等店,收购鸭油及废弃油脂后,将所收购鸭油转卖给炸薄脆游商,其他废弃油脂则转卖给他人用于制作地沟油。

另一则新闻:保定有个32岁的“油条哥”刘洪安,开了一家早点铺,亮出了“安全用油、杜绝复炸”的承诺:本店油条用油每天都是新油。新华社记者拍了一张照片,刘洪安正在把当天用过的3斤“黑油底”,倒

媒体观点

■ 人民日报《教育家是“长”出来的》:如果无视教育规律,对教育搞指令性计划,按简单划一的标准来衡量教育家,则会导致手段与目标的背离。须知,教育家不是评出来的,而是长出来的。(李拯)

■ 新京报《戒网瘾专家代言网游滥用社会信任》:“戒网瘾专家”不是网游鉴定专家,即便其存在一定的鉴别能力,也只是代表个人的观点。以“戒网瘾专家”的名义代言某款网游、推广某款网游,都有滥用了社会信任之嫌疑。(王 聃)

■ 华西都市报《“集体吃空饷”寄生于什么土壤?》:“吃空饷”的症结,未必是那份还过得去的工资,而是那些从生到死“终身制”的一站式人生安排。“空饷”固然重要,可公职人员的“退出机制”不彰,成了公共治理中更大的“硬伤”。(房清江)

观点圆桌

国产奶粉“历史最好”?

新闻焦点:据京华时报报道,在日前举行的“乳制品质量安全”研讨会上,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理事长宋昆冈强调:“目前国产乳制品、婴幼儿配方乳粉的质量安全状况是历史最好时期”。

“历史最好”或是实话

乳业经历诸多风雨后,在质量检测、行业整顿等方面都取得了一些成绩,“历史最好”或是实话。中国乳业应当以此为契机,打造乳业新形象。

林 萧

要经得起横向比较

国产奶粉“历史最好”,这一说法或许能提振公众信心,但能否经得起与国际品牌的横向比较?“历史最好”不是终点只是起点,振兴国产奶粉业还任重道远。

吴泉秀

质量报告难拾信任

中国乳业当下的情况,并不是由主管协会出台一个质量报告、或者说两句就能定性。如果没有严格的抽检制度和退出制度,就难拾信任。

王 毅

吴兴人

入环保部门提供的废油桶里。

两条消息放在一起作比较读,大企业诚信不及个体户,发人深省。全聚德是一家大型国营名企,自然不会不懂得餐厨垃圾和废弃油脂资源化处理的规矩,自然不会不懂得向个体户出售鸭油及废弃油脂的严重后果。但他们是明知故犯,己所不欲,却施于人。那么一点蝇头微利,他们也要捞取。见利忘义,莫此为甚。

回过头来再谈谈“油条哥”。刘洪安的营销理念是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。他宁可提高一点油条的成本,也不愿将剩油第二天再用。顾客无法监督,全凭做生意者的良心。刘洪安说:“卖的不是油条,是生活。”刘洪安出售的油条被誉为

上海避免人口病须提升社会管理能级

新民网论

据媒体报道,华师大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主任宁越敏发布一份调查,显示过去10年上海增长了600万人口,未来10年可能增长500万人,然后上海的人口增长态势才会放缓。

整个长三角地区近年来持续成为人口流入区,这一方面缓解了上海等长三角城市人口老龄化危机,有力推动经济增长,另一方面也为城市管理带来巨大考验,如应对不当,就会埋下一系列的城市病隐患。从海内外城市发展的经验看,早日升级社会管理,已是未来10年上海和谐发展的必须。

从过去10年的数据看,在20岁至44岁这个主要劳动力阶段里,外来人口的数量已远远超过户籍人口的数量,未来十年,这一趋势也很难逆转。这就需要上海在社会管理思路,更多思考如何让不同文化背景、生活习惯的人群更好共处,并形成价值观共识、制度共识和行为共识。

在这方面,不少企业其实已走在了前面。比如一些跨国企业会特地安排新加坡人担任中国雇员、日本雇员的领导,以规避不必要的文化冲突。但在人们的生活空间,类似的制度创新还十分滞

自由谭

在今年的嘉德春拍上,唐弢先生收藏的郭沫若、叶圣陶、朱自清、巴金、冰心等人的手稿,少则几十万元,多达上百万元拍出(一页啊!),颇引热议。我向来以为拍卖场上完全是周瑜打黄盖的买卖,不劳我们插嘴。我的第一反应倒是:公立博物馆、图书馆等机构今后征集文物越来越困难了……

我并不反对民间收藏介入这个领域,从某种意义上,他们无形中也促动了全社会对于文化财富的珍惜和热爱。公共机构虽然有人多“势”重之优,但也出过丢文物的丑闻,或者锁在大柜里谁也看不到等同它不存在的事情。可是两相比较,文物在公共机构从保藏、研究乃至调用上肯定比私人要造福“最大多数”。这一点,郑振铎先生在六十多年前就曾谈到,并一直致力于让民间私藏化为公有的工作。道理是这么讲,但文物一旦入私人手中,

“良心油条”。良心这个东西,虽然被解释为是“人的道德感情与情感的综合”“一种道德义务感”,但良心又是看得见、摸得着的。“油条哥”的产品,将“安全用油、杜绝复炸”的诺言变成行动,一石激起千层浪,因而名动天下。

每斤油条价格提高一元,是不是影响了销售?没有。恰恰相反,前来买油条的人排起了长队,店里8张折叠桌不够用了。不得已,刘洪安在小店的窗户上贴出了“限购令”,同样得到了广大顾客的理解和支持。一位老人告诉记者:骑半个小时自行车来买“良心油条”,不仅是为了品尝油条,更是为了支持“良心”。好的信誉,等于财富。诚信经营不会吃亏,“良心油条”的热销

后,因此,上海更应把社区作为推动社会融合的主战场,进行更彻底的社区管理制度变革。

上海历史上曾有过很好的社区融合模式,在上海的弄堂生活中,来自全国、全球的居民们不但共同发明了上海话、洋泾浜英语,

干亲“杀手”

有些人以认“干亲”来掩盖其权钱交易的手段,现却成了贪官落马的推手。

杜建国 画

私藏与公用

周立民

曾对我说过:能否呼吁一下,那些书信、手稿拍卖之前复印一份给作者家属呢?我们不要原件,只要其中的信息。其实很多学者也是这么想的,但从现实看,也只能是一厢情愿的想法。

那么,只有寄希望于藏家是个慈善家了?也不尽然。我还希望藏家也是位研究者,能够懂得自己藏品的价值,能够及时将它们的内容整理、公布出来,惠及学界。北京的藏家方继孝就这样,他已有多卷《旧墨记》和《碎锦零笺》等著作。不过,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,比如方继孝藏有数量相当丰富的陈梦家、赵萝蕤夫妇的档案,其中包括140余封夫妇俩的通信,还有三四百封现代文人致陈梦家的信,在方继孝写出《陈梦家往事》之后,我一直期待着更多原始文献的整理、出版,但可能因种种原因,至今仍然没有如愿。就此我也

新民随笔

也说“男孩危机”

季 颖

作为一个5岁男孩的父亲,近来有关“男孩危机”“拯救男孩”等话题,自然引起我的注意,而上海拟建“男子中学”和市八中学招“男生班”等新闻,更使我“过早”地思考起孩子的未来。

前段时间,由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孙云晓领衔推出的《拯救男孩》一书,引来一片争论。此书把男孩成长中的问题,归纳为四大危机:学业危机、心理危机、体质危机、社会危机,并尖锐地指出:“应试教育是男孩成长危机中最为凶猛的杀手”。不可否认,现行教育制度存在不少弊端,其中之一,正如一些调查显示的那样,“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,女生的学业优势不断扩展和延伸,几乎在所有学科领域、在各级教育水平上女生的学业表现都赶上或者超过了男生。”但是,把孩子的成长问题,包括男孩的“弱势”,主要归结到学校教育上,却有失偏颇。

现在城市里许多家庭,给予孩子最初的、也许是最重要教育的,要么是祖辈,要么是早教机构。到幼儿园、小学门口或者小区广场看看,白发老人带孩子玩耍的比例,远高于年轻爸妈;到五花八门的早教机构走走,孩子们围着二十岁出头、还是大男孩大女孩的老教师们嬉戏,父亲母亲则在一旁自顾自摆弄手机、电脑。家庭和父母教育功能的退化,尤其是男孩成长过程中父亲榜样作用的缺失,更值得关注和反思。

令人忧心的还有,我们似乎习惯于把孩子的未来设计得千篇一律,就像有媒体报道的:“从六七岁开始,中国孩子就被淹没在课本和考试中。对多数人来说,目标就是考上好中学、好大学,找到一份好工作,然后呢?他们也不知道。”孩子的人生,被绑在了房子车子票子上,他们真正的危机,是不知何时能走出父母庇护的羽翼。

美国著名民谣诗人鲍勃·迪伦在经典歌曲《风中飘荡》中唱道:一个人要经历多长的旅程,才能成为真正的男人。我很想把这句歌词,送给我的孩子——虽然他现在还不能明白——放手走你自己的路,在生活的磨砺中理解人生和成长的意义。

也有人说,“男孩危机”是伪命题,我倒愿意把它看作是对做父母的一个提醒。

在想,一些私人藏家能否与专家学者充分合作,共同整理和研究那些藏品?我知道,长期以来,收藏界和研究界相互看不起,收藏者觉得研究者手里没有货,而研究者认为收藏者没学问,其实这都是较为极端的看法,两者友好合作,不是双赢吗?

那么,公立机构就在一旁干瞪眼,完全出局了?未必。除了在今后的经费预算中,合理安排相当资金关注拍卖市场,不要错过必得之物外。尤为关键一点是要“善待广用”:善待捐赠物,让捐赠者心安,确信自己的东西总算找到了一个好的去处,一片真心才能感动四方;广用是要让它们发挥应有的价值,及时整理、研究,让更多人可以调用,而不是烂了也不让你见到灰,无私服务才能得到无私回报。不断提高自己的信誉度,相信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有长远眼光的文献拥有者,甚至一些民间收藏者,还是愿意把文献捐赠给国家。人生一世,如果想明白,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为个人永久占有,百川归海、化私为公才会是大道。